

270

1-47.47

E 392.10

2

二月河

文集

乾隆皇帝



A0978040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乾隆皇帝(1、2、3、4、5、6 卷)/二月河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

(二月河文集·卷九·乾隆皇帝·夕照空山)

ISBN 7-5354-2103-2

I. 乾…

II. 二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4994 号

策 划:周百义

责任编辑:刘 青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方隆昌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文字六〇三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07.125 插页:36

版次: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

字数:2460 千字

印数:18 001—28 000 套

ISBN 7-5354-2103-2/I·1604 定价:144.00 元(套·六本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本册定价:25.00 元

第一回 刘延清放赈下济南 高国舅争功赴婚宴

一群群的蝗虫黑鸦鸦地遮满了天空，像阴霾密布的乌云，像游走低空的沙雾，一团团一块块厮搅着卷过大地。这乌云沙雾所过之处，漫天遮日昏暗无光。四处传来啞叶啞桑的声音汇成一片，像夏日的骤雨，又像秋风中翻滚的松涛。起落扫荡间，成垅成顷的谷子霎时间就被吃得一棵不剩。连一根谷茎也没留下。村落里一经蝗虫，像遭到了兵燹，所有的树木，什么槐柳桑榆、什么椿楸桃李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桠，在灰暗低空中呻吟。所有的田野都被吃得成了白地，漫山遍野都是亮晶晶粘乎乎的蝗虫口液和黑泥一样的粪便，河湖港汊都变得一片混浊。这蝗虫自七月末起，从鲁东的海阳、栖霞飞来，一路西进，吃得天地变色，日月无光，吃得场光地净寸草不留，吃得山秃树净野无稼禾，吃得庄户人家呼天抢地哭声遍野。吃，吃，吃……吃得乾隆六年的山东大地一片凄凉！

一乘绿呢大轿过晌时分筛着大锣进了济南城，前面卤簿仪仗举着半人高的蓝底镶黄虎头牌。一块牌上写着：

进士及第 钦命山东宣抚使刘

另一块写着：

文武百官军民人等齐回避

大轿在城西南小清河畔的驿馆前稳稳落下。轿身一倾，一个五短身材、面色黝黑的中年官员哈着身子钻出轿来。他穿着九蟒五爪官袍，外边罩着的锦鸡补子似乎有点绽线，右下角微微卷了起来，黑黝黝的四方脸上满是刀刻一样的皱纹，只两道稍稍剔起的浓眉和一双晶莹生光的三角眼，告诉人们他正当盛年。小清河驿馆是个十分冷清的去处，除了街对面一家生药铺子、两处饭馆，几乎没有什么店肆堂舍。几个抓药的人远远隔街看着这位二品大员，在窃窃私议：

“这位大人是谁？”

“刘统勋，刘大人，字延清！是咱们大清的包龙图。咱们山东如今遭灾，准是放粮来了——你瞧，那个迎上去参拜的就是藩台爷……”

“呀，他就是刘延清大人！就是杀刘藩台、杀喀尔钦学政大人的么？”

“不是他老人家，还有谁？将贺府的棺材放在大理寺前，当众开棺验尸，我就在北京。那场面真吓死人。延清大人要不当场擒拿顺天府尹，亲自验尸，贺露滢就冤到底儿了！”

“啧啧……人不可貌相，真瞧不出来。瞧他那模样儿，和我们家那个饿不死的老长工差不多……”

“别放屁了！先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吧，三尖葫芦头，两片招风耳，凭你那狗眼，能看出个高低？兵部刑部的大人们见了延清大老爷那双眼，都吓得腿肚子转筋呢！”

“啧啧……人家也是人，咱也是人。他妈的人跟人就不一样。看看人家那轿，那顶子，还插着根野鸡翎……”

“那叫孔雀翎子！你道那是唱戏么？岳中丞还戴不上这翎子

呢!”

.....

刘统勋由于坐轿时辰太久，两条微微罗圈的腿在地上沉重地挪了两步，神色有点迷惘地看着迎上来的山东布政使高恒，问道：“岳中丞呢？他今儿不在衙中？”

“回中堂话，”高恒赔笑道，“济宁那边灾民斗殴，怕有人聚众闹事。岳中丞昨晚就骑快马，和叶臬台一道去了。我刚调省里不久，人事都还不熟，就留下坐蠹儿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用手让着刘统勋进驿馆。“延清公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山东这地方民风强悍难制，是个出响马的窝子，又遭这么大的灾，通省绝收，一个不小心准要捅出大乱子呢……”高恒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和刘统勋一同进了上房，行了庭参礼，这才献茶，入座。

刘统勋深邃的目光凝视着风度翩翩的高恒。他还不到三十岁，身材削瘦仿佛弱不禁风。容长脸，细眉毛，丹凤目，一副女相。他出身于名门大族，其父高斌为大学士、军机大臣兼直隶总督，现已经过世。其从兄高晋还在，任着礼部尚书，署着直隶总督印；更有一母同胞的姐姐，是当今乾隆皇帝的宠妃高佳氏皇贵妃。一门两相加娘娘，自然官场得意。乾隆元年以荫生授户部主事，不数年间由盐政改任总兵，又调至山东署理藩台衙门，俨然一个方面大员了。高恒被刘统勋的目光盯得有些不自在，偏过脸看了看院里被蝗虫吃得只剩了老干的槐树，淡然笑道：“人都说延清公为当今包龙图，可惜我一向在山海关盐政上当差，在京见面机会不多。这番大人来山东，诸多事务要多请赐教。我年轻，又是国戚，稍不经心，人家就说我是纨绔子弟国舅爷。自己名声不好也还罢了，拖累了皇上，这罪过就大了。”刘统勋没想到他一眼就看穿了自己心思，怔了一下笑道：“傅恒不是和你一样？他姐姐还是正宫皇后呢！原来在南京办差也有些闲话，黑查山一

仗打下来，人们都另眼相看了。如今背后再也没人叫‘国舅’。堂堂正正的三号军机大臣——功名事业是血汗挣的，人眼里都有一杆秤嘛！”刘统勋起身踱了几步，在窗前站住，隔着亮窗望望外面寂寥的秋空，问道：“岳中丞你们会议过赈灾的事么？他的折子写得不细。临出京时，皇上至嘱再三，要紧的是看有什么难处。”

“粮食是第一要务。”高恒细细的眼睛闪烁着，沉吟道：“山东过蝗虫，秋粮是绝收了，但夏粮小麦却是丰收的，加上早玉米、早稻，还有红苕、山药……历年藩库的存粮还有一百二十万石，各地义仓存粮约有五十万石，按每人每日半斤粮计，通省渡荒还缺一百七十万石左右。省镇、各府的一些大户，家中也有存粮，不下四十万石。这样合计下来，我省缺粮在一百到一百三十万石。”他说着已是站起身来，皱着眉，一边踱步，一边自己设问自己作答：“这一百三十万石粮食从哪里弄？当然，皇上一定还有恩诏的，但我们作臣子的得能体贴圣心，为皇上分忧，不能坐在那里等恩典。我盘算了一下，可以发文给两江总督尹继善，从他那里买七十万石糙米，江南明年疏浚清江漕运所用的民工，都由我们山东派出。以工还粮。我管着盐政，山东几处盐场今年厘金全部免收，仅此一项三十万两，又可购粮十万石。鲁北一带的水产如荷藕、菱角、芦苇、鲑虾之类，鲁东一带其实还有些州县并没有遭灾。通算下来，如果竭泽而渔，不要朝廷一文钱一两粮，山东也可以自救。但我皇上有如天之仁，断不许我们做臣子的搜刮民财弄得鸡飞狗跳，一定有漕粮拨过来的。我想，朝廷如能调拨七十万到一百万石粮来，连明年的种子粮，也都有了。”

刘统勋原打算等巡抚岳浚和臬台丁国栋一道商量这些事的，不料这位貌似风流公子哥的“国舅爷”已经胸有成竹，筹划得这样周详！他听得目光炯炯，竟回身改容躬身说道：“高八爷，您

这样肯用心，山东无饥谨矣！只是这样做，要开罪所有屯粮大户。还有，有些赤贫户无钱买粮，低价他也出不起，又如何料理？”高恒笑道：“别说遭这样大灾，就是丰年，也免不了有冻饿死的。上面说的只是大略，其实还有些细务，比如每个镇子都要设粥场，由藩库发粮，除去吏员层层克扣，到灾民口中不能少于二十万石。仅这一项，库里要准备糟踏二十万石，一共要出四十万石呢！”刘统勋蹙额一叹，笑道：“这是没办法的事，我放过多少次粮，有一半到百姓口里，就算很不错了。”

“任凭官清似水，无奈吏滑如油，确乎不能根绝贪污中饱。”高恒目光游移流动，望着院内昏黄的日影，徐徐吐着气似笑不笑地说道：“中堂这次来，可以坐镇济南看我杀人。冒领赈粮的，囤积居奇的，我非宰他几个不可！”刘统勋愈听心中愈是惊讶。高恒在山海关盐政上办差十年，户部从雍正八年到乾隆五年，三次暗地查账，银账物三项对照，清如水，明如镜。吏部考功司暗访，居官也十分清廉。但他背了个“国舅”名声，连刘统勋也认为，不过是个清廉自守谨慎自爱的外戚而已。今日初一交谈，胸中经纬竟不亚于李卫、尹继善这些名吏！思量着，刘统勋松弛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八爷这样精心筹划，也真是无懈可击。统勋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只是大灾之后两条可虑，一是瘟疫，二是盗贼，要未雨绸缪，不要出事，平安度过，就是功劳。”

高恒格格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两条皇上早已有密谕发下来了。已派人从两江、两广、云贵采办大黄、黄连，以防瘟疫。至于缉盗拿贼，不是我的长处。岳中丞是将门之子，丁世雄又是跟着傅六哥打过仗的。刘大人您又是统领天下缉盗事务的刑部尚书，如今又坐镇山东，还怕几个草寇不成！兄弟是万万放心的。”刘统勋笑道：“其实赈灾赈得好，再没个盗贼蜂起的理。我这次来，带了黄天霸来就为这个。江西和山西匪寇虽已剿灭，飘高虽已落

网，但‘一枝花’却不知去向，还有山东齐二寡妇一路，虽然败了，人还没拿住。这都不是寻常打家劫舍的匪徒，是专和朝廷作对的巨贼，不可不防。他们若流窜到山东，乘机传道，聚众谋逆，便成了大事。我来这里前，皇上三次召见，一是说赈灾，二是说防变。不赈灾必定民变，治安乱又妨害赈灾。至于瘟疫，现在已是秋末，明春三月前断然不会传疫。等岳中丞回来，我们尽着大事紧事先办。先出个安民告示稳住人心。”正说着，二门上的驿丁匆匆进来禀道：“刘大人，我们臬台大人来拜！”高恒听说丁世雄来了，便起身迎了上去，笑呵呵地执着丁世雄的手，寒暄道：“我算着你们最快也要明日回来呢！岳中丞呢？——这位是？”高恒见丁世雄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的武官，随口问道。

“哦，这位是跟着延清大人同来山东的刑部巡检司黄观察，讳天霸的就是——刘大人在里边吧，我们见过再谈，还有要紧事呢！”丁世雄说着便拾级上阶。见了刘统勋便伏地跪请圣安。

“圣躬安！”刘统勋代天作答，笑容可掬地虚扶丁世雄起身，一边让座叫茶，一边笑道：“济宁那边有事，何必这么匆忙赶回来。大家都是一个差使，闹起客气来就没趣了。”丁世雄斜签着身子坐在刘统勋对面，赔笑道：“济宁的事已经料理了。岳大人昨天摘了济宁道十二名官员的顶子候参听勘。砸粥棚、冲衙门的头儿抓了二十多，事情已经平下去。今天济宁府大出红差，连同原来监候在押的劫盗和闹事的匪民，一共要杀四五十个。岳中丞亲自监斩，明儿就打道回省城。昨儿晚间有眼线密报，博山黑风崖上聚的土匪要下山劫粮，所以骑马赶回来，又遇到黄观察，这里见见钦差，立马要办这案子。如今人心不稳，如让土匪闹起来就不容易再按下去……”刘统勋听得目光炯炯，一按椅背站起身来，盯着丁世雄问道：“黑风崖？！有多少土匪？”

“回中堂，那地方偏僻荒凉，历来就有强人出没。有些老百

姓亦匪亦农，官军来了他们是‘老百姓’；商队路过便一轰而去抢劫，又是土匪。山寨上头的匪头儿叫刘三秃子，平日在山上常住的土匪，大约一二百人。”

“前年不是报说已经剿平黑风崖的匪巢。这是谁报的？”

“是前任总兵穆彰阿，如今已经转任黑龙江都统。”

“你既然接了这省臬司衙门印，这么大匪情，又是讳盗冒功的大案，为什么不报刑部知道？”

丁世雄赶忙站起身来肃立回话。听刘统勋问得结实，胆怯地看了他一眼，嗫嚅着说道：“中堂，讳盗的事，地方官都知道，哪个省都有的——”他没说完，高恒在旁冷冷插了一句，“老兄是穆彰阿荐起来的，怕参了他，老兄的顶子也保不住，对吧！”丁世雄便不言声。

“现在且不论这个了。”刘统勋从愤怒中清醒过来。“说说你的打算，先把差使办下来再说。”

原来这黑风崖地处莱芜境西北六十里的太平镇，离省城其实只有七十里，其地山势峻峭、林木茂密，狼蹲虎踞的黑色巨石满布峭壁之间，中间只有沿溪一条羊肠小道从山东北岔开，一条蜿蜒通向石门山，一条通向济南，是莱芜、泰安、博山和济南省城交界之地，号称“四不管地面”。康熙年间山东巨寇刘大疤啸聚绿林，这里是他过冬的暖寨。后来三藩乱起，为稳定中原，赵良栋几度率兵扫荡围剿都没有能铲除尽净。直到康熙二十三年刘大疤被招安，归服朝廷，才算清除匪患，倒也太平了几十年。雍正年间，河南的“模范总督”田文镜，逼着有家有业的老百姓背井离乡“垦荒”，加之旱灾，河南百姓逃到山东，渐渐地就闹起打家劫舍的匪患。田文镜是雍正皇帝的头号“模范”，当时的山东巡抚莫大兴是有名的“莫面糊”，剿不了土匪又不敢告田文镜的状。倒是岳浚到任，从南到北狠剿几阵，如抱犊崮、孟良崮、龟

蒙顶、鲁山几处匪巢都被捣毁了，只这个“四不管”地面，风声一紧，就“没有”了土匪，风声过去依然如故，这刘三秃子主意拿得稳，大案不犯，小案不断，皇粮不劫，库银不抢，只是“搔痒痒”，过得去就成，府县里也就睁只眼闭只眼马马虎虎听之任之了。

但今年的蝗灾太重了，眼见普天漫地的蚱蜢吃得山东成了“秃子省”，寨里存粮吃到年底就支撑不下去，明年更是无处“借粮”，刘三秃子情急之下，发帖子给太平镇马大善人，要借粮七百石。

“这是马本善叫人飞递过来的帖子。”丁世雄说了大概情形，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马粪纸折页，递给刘统勋。一边说道：“看样子刘三秃子是想趁马本善娶媳妇这个日子劫票借粮……”高恒忙凑过来看时，那纸上大大小小横七竖八毫无章法地写着：

马大山（善）人，八月二十二你娶儿媳，咱们功（恭）喜功（恭）喜！咱们这些干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勾当的，没啥玩艺功（恭）贺，送你山核桃一车，叫那婆娘给你生一堆孙子。山（善）有山（善）报，你老龟孙当得的。码头（山寨）现今缺粮，喜酒免了你孝敬。七百石粮，日翻你老祖宗，你也得给老子呕出来——一字不漏，就这么写给老狗日的！

高恒正发怔间，刘统勋笑了笑说道：“这贼窝子里的师爷也是个浑人，叫他‘一字不漏’，他就连背地里的话也照录不误——只是贵司打算怎么料理呢？”丁世雄抬头看看黄天霸，笑道：“卑职和天霸兄已经有个计较。面见大人，就是想借用天霸几天。”

黄天霸脸上永是挂着一副不卑不亢的笑容，他本在刘统勋身

后站着，闪出身来向刘、高二人一揖，从容说道：“黑风崖这股强人虽然人数不多，但官兵几次进剿都没有见功，就为他们耳目太灵。省城这边发兵，那边的贼已经远走高飞。所以这次和丁兄计议，趁马本善家这场喜事智取了黑风崖的老巢。丁兄已经密点了二百官兵扮成粮贩子去了太平镇。我和丁兄连夜赶往马家，在婚筵上和刘三秃子大干一场！”

“好！”高恒听得精神一振。动着心思也要沾这功劳，合掌拍节笑道：“这是很热闹的一出戏。我生在北京，在绮罗丛里长大，不可不长这个见识。我从北京府里带着三十多个家生子儿奴才，也去马家凑个趣儿。”

刘统勋觉得新奇有趣，但他毕竟官场老吏，城府很深，立起身来踱了几步，仰脸看着天棚，慢慢地说道：“这种事戏里虽然有，兵凶战危，决不能当戏来演。我很疑你巢司衙门里就有通敌的。两个方面大员、一个刑部堂官若在黑风崖这个小小的山头闹闪失了，朝廷颜面怎么维持？——我不是不赞成，是要你们思虑得周详，再周详一点。”丁世雄听了马上回道：“这事我们一开头就计议过了。兵，都是岳中丞从四川带来的亲兵，我衙门里的一个不用。如今山上树木花草都被吃得精光，土匪们也不好遮掩。他们要过冬，要备荒，抢粮是势在必行的事。我们小心一些，还是有十足把握的。”“这事你们不来禀我也就罢了。我既知道了，当然要负责。”刘统勋越想“失败”的后果，越觉得事关重大，淡然一笑道：“用我的令牌，密调博山绿营兵一棚，八月二十二日夜里亥时准时到太平镇接应。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你们看呢？”

“中堂妙算周详！”

“什么‘妙算周详’，不过防患于未然罢了！你们放心一条，我绝不要‘功劳’，”刘统勋笑道，“我和岳中丞坐守济南城，等着你们传来捷报！”

“是!”三个人一齐躬身说道。

目送三人出了驿馆，刘统勋心里谋划了一下，便坐下来写奏章，想把山东赈灾安排详细奏明皇上。写到高恒，又觉没法下笔。索性便合起折子，叫过随行的三个师爷，计议如何从直隶、安徽、河南、山西等省调拨芦席木料、采买舍粥用的大粥锅，还有全省所需柴草更是令人头疼，过冬用的饲料、草料，取暖做饭用的柴炭也都奇缺……一件一件从平常人家过日子上着想，十分琐细不堪，直到子夜时分才理出个眉目。

太平镇的首富马本善家此刻却陷在一片慌乱之中。土匪借粮原也是寻常事，这个“四不管镇子”地处沂山老山沟里。自己的佃户里也有不少人，和寨上刘三秃子常来常往，寨里一句话传下来，借个三千两千斤粮，二话不说就叫长工送上去了。他自认是土匪的“窝边草”，既通匪，又通官府，兵来支兵，匪来资匪，四面通融，几十年来，与官匪相处平安无事，刘三秃子总不至于连这窝边草也不要吧。想不到这次竟这么不讲情面，一张口就是七百石！七百石粮他有，但也就腾空了他的库底，明年就得跟那些泥脚杆子一道去吃舍粥棚的饭——这面子扫得太大了，而且济南城粮价已经涨到三十两银子一石，一声“借”，两万两银子凭空就没了，也实在叫人肉疼。所以才把刘三秃子那封借粮信偷偷递到了省城。但信寄出去，他立刻又后悔了，臬司衙门里就敢保没有通匪的？一旦露出馅儿，这一家人，这份家业可就万劫不存了。再说，万一省里不发兵，留这个“把柄”在人家手里，早晚也要大祸临头的……若要倾家荡产地去支应这个刘三秃子，将来官府知道了，办个“通匪”罪名儿，也免不了背上插上亡命牌挨一刀——心里正七上八下的没个安落处。信寄出三天，马本善像热锅上蚂蚁一般难熬。往张家湾亲家那边送婚书、聘礼等一切

事务都由大儿子马骥遥往来奔走。二儿子马骥远是新郎，正兴兴头头要娶媳妇儿。请舅舅、迎姑姑；发请帖、请戏班子、布置喜堂、安置筵席、请吹鼓手的事由老三奔走。一大家子几十口人走马灯般忙成一团乱麻，谁也没留心老爷子急得心如火灼，只是叫管门的老马头到门外“瞭着点”。弄得不知内情的家人们莫名其妙。

熬到二十二日正日子，土匪官府两无消息。神经绷得很紧的马本善反而松弛下来，鸡不叫就起了床，看看二儿子的喜堂，又到搭好的芦棚里看着大师傅们宰鱼、杀鸡、煮肉、炸丸子，从溢着白雾的灶棚出来，站在院里嗅了嗅弥漫着的肉香，见老马头满身是霜从外头进来，忙招手道：“你过来！”

“老爷！”老马头搓了搓冻得有点发木的脸，几步趋跑过来禀道：“老东家，起恁早？告您老人家一个讯儿——人来了！”

“谁？！”马本善浑身一颤，“哪边的？”

“官府的，来的还是大官儿呢！”老马头激动得声音发抖，“省里的丁臬台亲自带兵来了，现在门外等着见您呢！”

马本善两腿一软，几乎瘫坐在地上。老马头忙来扶时，他已倏地站起身来，一边说：“快，快请！”三步两步便迎出了大门，却见大门口拴马石旁站着三个人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穿着两开气长袍，外套着黑拷绸马褂，脚下蹬着石头正和两个年轻人闲嗑牙儿。两个年轻人也都是生意人打扮，身着天青袍子、青缎套扣背心，辫子随随便便搭在肩上正说得热闹，见马本善出来，忙迎了上去。马本善见大院周匝并没有兵，心里又是一紧。老马头凑了上来，低着声气道：“这三位都是长官，从张家湾那边过来的。”马本善啜嘴了一下，看了看走过来的高恒和黄天霸，正不知该怎么称呼。黄天霸笑道：“我们是从张太公庄上过来的，给我们姑娘下婚书、送聘礼的！”

“是送聘礼，”丁世雄一摆手，一个兵丁扮的长随牵着一头驴过来，丁世雄指着驴背上驮的两口大木箱，笑道：“都在这里头，您瞧了准高兴！”马本善至此才明白这三位是乔扮了的官兵，张着嘴“啊”了半晌，将手一让，说道：“明白了！快请到里边用茶！”他突然打住了，瞪大了眼盯着街北，像一个正在走道的人猛然看见一条蛇，惊得语无伦次，“老马头，快请——请——几位进里头——请——请安置！”老马头也面如土色，颤声对丁世雄道：“黑风崖上蒋三哥来了！”

丁世雄三个人也是一怔，偏转脸向北看时，果见一个中年胖子骑着头毛驴的笃的笃地过来，这人也是个秃子，顶上谢得一根毛发也没有，但沿耳根的一圈头发又黑又浓，总成一根辫子，加上他那络腮胡子蒜头酒糟鼻，怎么看怎么别扭，上身穿着一件短褂，下身穿着大裤衩子，敞开着怀，肚皮厚肉上缠着腰带，别着大小两把匕首，小毛驴也不知从哪里抢来的，被他压得一步一颤，呼呼地直喘白气。那蒋三哥见马本善四个人大清早站在大门口说话，偏身下驴，将缰绳一撂扔了，趑趄歪歪地过来，也着眼斜了三人一眼，向马本善一揖说道：“都预备好了？”

“预备好了，”也许有丁世雄他们在跟前，马本善只一惊怔，随即恢复了镇静，满脸堆下笑来，说道：“还劳烦三哥您亲自下山来！——后仓里都用麻袋装好了，共是六百八十九石，弟兄们只管来搬！”蒋三哥走近来，认真看了三个人一眼，突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是说你娶媳妇的事儿——谁说借粮的事呢？”也不等让，侧转身便往院里闯，马本善等四人也只好跟进来，上了堂房。蒋三哥一边走，一边说道：“还有笑话儿呢，我们来你这儿借粮，有人冲我们山寨去‘借粮’，说是从江西来的‘大侠’，要救人济世！去他妈拉巴子的，绿林里如今也尽是怪事……荒年灾月的，到处缺粮啊！所以三爷叫我先来知会一声，他要亲自下来

吃喜酒闹花堂，然后带粮回山，别叫哪个贼窝子狗日的抢了先儿。三爷说你这回爽快，帮了寨里大忙，明年加番还你这七百石粮，明年你再添个孙子，你这老狗可美炸了……”蒋三哥说着，已和众人一同进屋，因见丁世雄、高恒和黄天霸也跟进来，心中很不痛快。

第二回 假侯相淫乱马家宅 真土匪借粮太平镇

马本善一怔，正要答话，黄天霸在旁说道：“我们是从张家湾张太公家来的，给马亲家下婚书送聘礼的。”说着，从怀中抽出一封全红大喜帖送上来。马本善接过看时，上面写着：

忝眷张右臣谨启：右告者凭丁三官人为媒，承蒙亲家马讳本善金诺，敝小女阿秋与贵二男公子马骥远缔姻，特遣高黄二先生前来谨奉聘礼，其情其意心领不宣。

乾隆六年八月二十二日

下面礼单上写着：

金十两 银五十两 彩缎六表里 杂用绢四十匹

马本善看了一眼，便知亲家那边和官军商议周详，将喜帖递给蒋三哥道：“三哥你过目。”

“这式样倒精致啊？”蒋三哥颠来倒去看那喜帖，却连一个字也不认得。听见后院宰猪的嚎叫声，将喜帖向桌上一扔，说道：“有什么好吃的，给弄点来，有酒没有？那副猪下水给我收拾干净了，回去时候放在驴搭包里，回山慢慢受用。我今儿就在你家坐地吃酒，等着和弟兄们闹洞房。”说着“咽”地咽了一口口水。

“有，有，三哥这会子要什么有什么。”马本善正愁这几个人没法相处，忙不迭答应着，一叠连声叫人：“快，在西厢屋里弄几个菜，新开的三河老醪给三哥弄一坛，叫两个庄上的人侍候着！”说着，便连推带拉夹着打诨说笑送出了这头毛神，回身来擦着额头上浸出的细汗，说道：“我真怕他看出行藏，就在这里动起手来，可怎么好？”

“到现在你还有这份痴心？”黄天霸目光睨着院里往来如穿梭的人，冷冷说道，“想太太平平各自散场，没有那个可能。你只有帮着官军厮杀，斩草除根端掉这个黑风崖，你一家才能平安！”

说话间，院里突然乐声大作，大门口三班吹鼓手吃饱喝足，卯足了劲，比赛似地奏起了《庆岁余》——原来已到了新郎迎亲时辰。那马骥远身着喜服、头簪金花从西院祠堂兴冲冲迈步而出，直趋正房来拜马本善。马本善不等他到台阶前就趋步出来，站在滴水檐前，脸上青一块红一块地受了儿子的辞行礼。在震天聒耳的乐声中大声说道：“骑马当心着点，道儿不甚好走。代我给你老泰山致意问候，就说三位送聘礼的客人我留住了。”说着，移步下阶将儿子送到二门口，又叫过马骥遥布置迎接客人，安排宴席座位的事，堂房里高恒因见黄天霸怔怔的，料是站累了，笑道：“这会儿你还立什么规矩？坐着歇歇吧！”

“是！”黄天霸似乎心事重重，舒了一口气坐下，说道：“我是在想，万一真的还有另一股强人土匪也来劫粮，我们怎么应付？”丁世雄道：“那不过是这个蒋三哥顺口一句话，哪里会那么巧呢？就真的来了也不打紧的，刘大人调了一千多绿营兵亥时准来策应，有多少我们拿多少！”高恒说道：“小心没过逾的。待会我们的人送亲过来，要派人赶紧和刘中堂联络！——前日我见邸报，东平山匪众、紫薇峰的毛振祖都被官军击溃，匪首不知去向。江西‘一枝花’去年潜入河南大别山，她到山东也许是有